



15
1125
16



45
號 1125
卷 16

荀子弟三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王制

中庸民

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念孫案元惡中
庸對文中庸下不當獨有民字此涉注文中庸民而衍
韓詩外傳無民字

王者之政也

念孫案王者上當有是字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文
之詞下文是王者之人也是王者之制也是王者之論



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是字則語意不完韓詩外傳有是字

名聲日聞

名聲日聞天下願揚注願謂人人皆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念孫案名聲日聞本無聞字日本作白名聲白者白明也顯也謂名聲顯著於天下也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文正與此同貴名白即名聲白也樂論篇曰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堯問篇曰名聲不白徒與不眾光輝不大皆其證也名聲白天下願二句相對為文若於上句內加一字則句法參差矣

此因白字譌作日後人不得其解故於日下加聞字耳

小事始乎遂 廢易遂亾

凡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若是則大事始乎弛小事始乎遂楊注曰弛廢也遂因循也下既隱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小事近於因循劉曰遂如大夫無遂事之遂威嚴猛厲則小事不復關白故曰遂念孫案遂讀為墜墜與弛義相近下畏恐而箝口則百事墮壞而上不得聞故大事近乎廢弛小事近乎失墜也下文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義

與此相承也。正論篇曰：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亾遂。

亦讀為墜。

史記倉公傳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正義曰：遂音直類反。遂隊並與墜同。墜之通作遂。

猶墜之通作隧。儒效篇至其頭而山隧。漢石經論語：遂碑未隧於地。漢書王莽傳：不隧如髮。並以隧為墜。謂

不至於廢弛墜失也。

廢易即廢弛。爾雅曰：弛，易也。君道篇曰：境內之事有弛易。繡差者矣。

疑止之。

宋呂錢本竝如是。世德堂本同。

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疑止之。元刻之作也。盧從元刻念孫案作之者是也。解蔽篇云：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文義正與此同。

故公平者職之衡也。

劉云：案注先解聽後解衡。職之衡當作聽之衡。此涉上

文職字致誤。

偏

分均則不偏。

分，扶問反。

執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念孫案：偏

讀為徧。言分既均，則所求於民者亦均，而物不足以給

之，故不徧也。下文曰：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

古瞻字。

正所謂不徧也。徧，偏古字通。說見墨子非攻篇。

兩者字

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者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

禮者也。元刻未及為政未及脩禮下皆無者字。

宋龔本同。

念孫案：元刻是也。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行。韓詩外傳

羣書治要及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皆無
兩者字上文未及取民也亦無者字

下漏

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
引之曰溢滿也漏之言漉也字或作盪盪爾雅曰盪涸
竭也方言曰盪涸也漉極也郭璞曰滲漉極盡也月令
曰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淮南本經篇竭澤而魚高注曰
竭澤漏池也漏池卽所謂漉陂池也漉漏古同聲故滲
漉或謂之滲漏本經篇又曰禹疏三江五湖流注東海
鴻水漏九州乾亦謂鴻水涸也上溢而下漏卽是上富

而下貧楊說溢漏二字皆未了

懷交接

諸侯莫不懷交接句怨而不忘其敵楊注曰諸侯皆欲
相連結怨國而不忘與之爲敵亦多作壞交接言壞其
與己交接之道也念孫案懷古字通禮論篇諸侯不

作懷襄十四年左傳王室懷後說以壞交接連讀是也
之不壞釋文壞服本作懷前說以懷交接怨連讀失之

知疆大者不務疆也

引之曰疆大當爲疆道疆道謂所以致疆之道卽下文
所謂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不知此道而務以力勝

則務彊而反弱即下文所謂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故
 曰知彊道者不務彊也下文云是知彊道者也正與此
 句相應又云是知霸道者也是知王道者也皆與此句
 相應此篇大旨皆言王道霸道彊道之不同故此云
 知彊道者不務彊也兩彊字亦上下相應則彊下之字
 作道不作大明矣今本作彊大大字蓋涉上文三彊大
 而誤楊云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則所見本已
 誤作彊大

慮以王命全其力 慮敵之者削 焉慮率用
 賞慶刑法執詐

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楊注曰慮計也其計慮常用
 王命念孫案慮猶大氏也言知彊道者不務以力勝人
 大氏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議兵篇曰諸侯慮敵之
 者削反之者楊注以慮為謀慮亦非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
 執詐而已矣楊注以慮為大凡是漢書賈誼傳慮不帝制而天
 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為
 天子之事是其證矣

便備用

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楊注曰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
 重器備襄五年念孫案楊訓備用為足用便足用之語不

詞且與田野倉廩不對余謂備用二字平列備說文本
 作荀字從用從苟省荀音棘淮南脩務篇注云備猶用也
 故或謂之器用或謂之器備便備用猶言便器用耳便
 備用三字本篇凡三見與田野倉廩對文者二與功苦
 完利對文者一其見於儒效篇者則與規矩準繩對文
 見於富國篇者亦與田野倉廩對文皆以二字平列
 則諸侯疏之矣
 元刻無之字念孫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則諸侯離矣
 離下無之字是其證宋本作諸侯疏之涉上文諸侯親
 之諸侯說之而誤

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

念孫案天下無王霸主本作天下無王主上文說疆者
 之事云天下無王霸主句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霸主
 則疆者常勝也此文說霸者之事云天下無王主句則
 常勝矣言天下無王主則霸者常勝也王主二字之間
 不當更有霸字蓋涉上文王霸主而衍楊不知霸字之
 衍而讀天下無王為句霸主則常勝矣為句具見楊注則句
 法與前不合

眇天下

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楊注曰眇盡也盡天下

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念孫案諸書無訓眇為盡者且正文但言眇天下而注言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加數語以釋之其失也迂矣余謂眇者高遠之稱漢書王褒傳眇然絕俗離世顏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文選文賦志眇眇而臨雲李善曰眇眇高遠貌言仁高天下義高天下威高天下耳若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

飾動

飾動以禮義念孫案飾讀為飭古字通以飾為飭言動作必以禮義自飭也楊分飾動為二義失之

等宜

五儀

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噉祭械用皆有等宜此五句又見王霸篇楊注曰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念孫案楊注失之迂宜讀為儀大雅文王篇宜鑿于殷大學引此宜作儀楚語采服之儀春官注引此儀作宜儀與等義相近周官大司徒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典命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位大行人曰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皆是也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制度數與等儀義亦相近哀公篇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謂人有此五等也楊以儀為儀法亦失之

析愿

抃急

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念孫案析愿二字義不可通當
 從韓詩外傳作折暴字之誤也折暴與禁悍對文下文
 曰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富國篇曰不足以禁暴勝
 悍皆以暴悍對文則此亦當作折暴禁悍明矣楊云析
 分異也分其愿慤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此不得其解
 而為之詞又下文并急禁悍防淫除邪并急二字語意
 不倫當亦是折暴之誤下文暴悍以變姦邪不作正承
 此文而言則當作折暴禁悍又明矣楊云并當為析急
 當為愿亦失之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念孫案之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目下文之詞下
 文是王者之法也正與此句相應上文王者之人王者
 之制王者之論皆上下相應此文脫法字則上下不相
 應矣等賦二字連讀楊云賦稅有等所以為等賦富政
 國篇云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讀為正言等地賦正民事以成萬物而養萬民也財者
 成也
說見非十
 二子篇楊讀王者之等賦為句政事財萬物為句皆
 失之劉云所以二字當在財萬物上

相地而衰政

楊注曰衰差也政為之輕重政或讀為征盧補校云案
 齊語正作相地而衰征韋昭注曰視土地之美惡及所

志八之三
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理道之遠近而致貢

念孫案小雅信南山傳曰理分地里也謂貢以遠近分也上句相地而衰政衰與分義相近楊云理條理也未確

丹干

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楊注曰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干讀爲研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爲环尚書禹貢雒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念孫案楊前說以丹干爲丹砂未知是否後說以干爲琅玕非

也琅玕不得但謂之环正論篇云加之以丹研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華覲以爲寶丹研卽丹干也旣言丹研又言琅玕則丹干之干非琅玕明矣

夫是之謂大神

楊注曰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郝云按釋詁神治也大神卽大治

始則終終則始

楊注曰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念孫案始終二字泛指治道而言下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義亦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亦非謂雜與萬

亦且

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楊注曰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盧云亦且二字乃謂異於禽獸注誤

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

盧云以義元刻無以字宋龔本同念孫案無以字者是也曰

義與曰分對文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亦以曰義對

曰仁則不當有以字宋本有以字者涉上兩以字而行

乘白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楊讀乘為周官四邱為甸

之甸云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為百百人

也劉云案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又七法篇

以教卒練士擊毆眾白徒尹注云白徒謂不練之卒無

武藝呂氏春秋決勝篇廝與白徒高注云白衣之徒引

之曰白丁白徒皆不得但謂之白竊謂白與伯同逸周

書武順篇五五二十五曰元卒此以二十五人為卒與周官百人為卒不同

四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為伯也淮南汜論篇曰隊伯之卒兵略篇曰正行五連

乘軍之大刑也彼言伍乘猶此言乘伯也隱元年傳繕

甲兵具卒乘彼言甲兵卒乘猶此言甲兵乘伯也作白

者借字耳

史記五子胥傳伯嚭吳越春秋作白喜古鍾鼎文多以白為伯

乘乃車乘之

乘非四邱為甸之甸或謂白為甸之譌尤非

乘不可言數甸不可言

數乘甸之數則尤不成語

塞備

塞備天地之間引之曰塞備二字義不相屬備當為滿

字之誤也

備字俗書作備滿字俗書作滿二形相似故傳寫多譌管子霸言篇文武具備今本備譌

作滿塞滿天地之間即承上上察於天下錯於地而言

審詩商

脩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

雅大師之事也楊說審詩商云詩商當為誅賞字體及

馨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官也脩憲命審誅賞謂誅

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詩謂四方之歌謠商謂商聲

哀思之音如甯戚之悲歌也引之曰商讀為章章與商

古字通

柴誓我商賚女商徐邈音章呂氏春秋勿躬太師掌教六詩故曰審詩章賈子輔佐篇曰觀民風俗審

詩商命禁邪音息淫聲語意略與此同則詩商非誅賞

之誤明矣且誅賞非太師之職而商賞聲相近樂論篇

之誅字恐轉是後人所改楊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

則曲為之說耳

陳說同又云詩章雅也淫聲夷俗邪音也審之禁之使不亂也

百索

蒼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引之曰百索二字義不可通索當為素字之誤也百素即百蔬富國篇曰葷菜百蔬魯語曰能殖百穀百蔬作素者借字耳月令曰取蔬會管子禁藏篇曰果蔬素會是蔬素古字通楊云百索上所索百物也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

閒樹藝

念孫案閒與閑同爾雅曰閑習也謂習樹藝之事也楊云閒之使疏密得宜失之

賓旅安

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引之曰賓

客之事非治市者所掌且與通貨財無涉賓當為賚字之誤也說文賚行賈也從貝商省聲今通用商字考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鄭注曰商旅販賣之客也月令曰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故曰使賚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王霸篇商旅安貨財通是其明證矣今本貨財通誤作貨通財今經傳以商代賚商行而賚遂廢此賚字若不誤為賓則後人亦必改為商矣

制與在此在乎人

念孫案與讀為舉說見經義述聞禮運舉皆也不在也說見經義述聞言其制皆在此而不在于人也下文制與在

穀梁傳僖三十一年

我亾乎人同

就能有與是鬪者與

引之曰就字義不可通當是孰字之誤孰就字相似

好取侵奪

宋呂本如是

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宋錢本無取字
盧從呂本念孫案取與侵奪意複且不詞作好侵奪者
是也上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句法
正與此同

富國

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

萬物同字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句數也念孫案無

宜而有用為人為一句數也為一句為讀曰于為于二字古同

聲而通用說見釋詞為字下言萬物於人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

於人數也數也云者猶言道固然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眾數也高

注數道數也與下文生也對文楊以為人數也四字連

讀而下屬為義故失之

百工之生也

人倫竝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念孫案生讀
為性故楊注云此人之性也生也二字本在楊注倫類
也之上今本誤在楊注下與下文相連

志八之三
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

楊注曰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眾物所以養一人是物多而所奉者寡故能治也汪云此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耳注非

以無禮而用之

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盧云元刻作無禮節用之念孫案元刻是也上文云上以法取勇而下以禮節用之楊注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與此三句正相反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以無禮節用之錢本世德堂本同

糾譎

則必有貪利糾譎之名念孫案糾收也譎讀為矯音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之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注云糾收也方言云矯捎選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取物之上謂之矯捎淮南要略覽取矯掇高注云矯取也即上文之好取侵奪也楊云糾察也譎發人罪也則於貪利外別生支節矣

出入相拵

皆使衣會百用出入相拵念孫案爾雅曰弁同也方言曰掩同也周頌執競傳曰奄同也弁奄掩拵並通出入相同謂不使出數多於入數也楊訓拵為覆蓋失之

或佚或樂或劬或勞

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念孫案
下二句本作或佚樂或劬勞美與惡對厚與薄對佚樂
與劬勞對今本樂上勞上又有兩或字即涉上文而衍
據楊注云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則正文本作或佚
樂或劬勞明矣羣書治要同

出於斷亾而愉

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於斷亾而愉楊注
曰愉歡也念孫案愉讀爲愉愉上當有不字出於斷亾
而不愉者民皆於其君事而不愉生也楊所見本已脫

不字故誤以愉爲歡愉之愉下文爲之出於斷亾而愉
愉上亦脫不字王霸篇曰爲之出於斷亾而不愉羣書
治要引作不愉足正此篇之誤楊不知愉爲古愉字反
以不爲衍文謬矣說文愉薄字本作愉從心俞聲爾雅
佚愉也小雅鹿鳴傳作忉愉也周官大司徒則民不愉
桓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愉坊記注不愉於亾亾釋文
竝音愉漢繁陽令楊君碑不愉祿求趨亦與愉同唐風
山有
樞篇他人是愉鄭箋愉讀爲愉大戴禮文
王官人篇欲色嘔然以愉逸周書愉作愉經傳中愉字
或作愉者皆後人所改也此篇之出於斷亾而不愉若
非脫去不字則後人亦必改爲愉矣

待之而後功

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楊注曰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念孫案如楊說則功上須加有字而其義始明今案力者功也論語曰管仲之力也待之而後功功者成也言百姓之功待君而後成也下文曰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相對為文是功為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周官稟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

脩身功材言脩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言無為而天下成也

天下之事

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念孫案天下之事當作天之事不旱不水寒暑和節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故曰是天之事正對下文是聖君賢相之事而言今本天下之下乃涉上文下者而衍楊曲為之說非

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

念孫案昭昭小也

中庸今夫天斯昭昭之多鄭注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淮南繆稱篇昭昭乎

小言墨子之所見者小也故下文曰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使而功

宋呂錢龔本並如是

則天下大而富

楊注大讀為泰優泰也

使而功撞鐘擊鼓而和楊

注曰使謂為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元刻使而功作使有功盧從元刻劉云此當作佚而功形近而譌也念孫案劉說是也王霸篇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是其證疆國篇亦云佚而治約而詳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與佚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功而誤

頓萃

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楊注曰說文云頓下首也萃與頓同上下不能相制雖勞苦頓頓猶將無益也念孫案頓如困頓之頓管子版法篇頓卒怠倦以辱之尹注曰頓卒猶困苦王褒洞簫賦桀跖鸞備以頓頓頓萃頓萃並與頓頓同

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

念孫案辨讀為平平辨古字通若堯典平章之為辨章平秩之為辨秩是也說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忠與信調與和均與辨皆同義楊以辨為明察則與均異義矣

速乎急疾 威乎刑罰

故君國長民者欲趨事遂功則和調累解累解二字未詳注非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念孫案速乎急疾威乎刑罰下皆當有矣字與說乎賞慶矣對文

勤屬

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楊注曰屬謂著於事業屬之欲反屬或為厲念孫案作厲者是也厲勉也羣書治要作勤勵勵即厲之俗書則本作厲明矣厲與屬字相似而誤韓子有度篇厲官威民詭使篇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厲下也今本厲字竝誤作屬楊曲為之說非

取天下矣 係社稷也 危國家也

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係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念孫案取天下矣係社稷也危國家也本作取天下者也係社稷者也危國家者也今本或作矣或作也文義參差不協當依文選五等諸侯論注所引改正

都邑露

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楊注曰露謂無城郭牆垣念孫案楊未解露字之義露者敗也謂都邑敗壞也方言曰露敗也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齊策曰百姓罷而

城郭露竝與此都邑露同義露字或作路又作潞說見管子振罷露下

躁者

汙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楊注曰躁暴急之人也引之曰躁讀為剽剽謂狡猾也方言曰剽猶也秦晉之間曰猶楚謂之剽剽與躁古字通商子愬令篇曰姦偽躁心私交疑農之民韓子有度篇曰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闕其佞說疑篇曰躁詐之人不敢北面立談又曰躁佻反覆謂之智皆其證也汙與脩相反悍與愿相反躁與慤相反是躁為狡猾之義非

暴急之義也

上好攻取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

盧云元刻無攻取二字念孫案宋錢佃校本亦云上好攻取功諸本作上好功案諸本是也上文以不隆禮不愛民對文以己諾不信慶賞不漸將率不能對文此以好功好利對文則不當有攻取二字宋本攻即功字之誤又衍一取字

以國持之 以國載之

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又下文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念孫案持載也載持也中庸曰辟如地

之無不持載是也楊說持字未確說載字尤非

伉隆高

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
 楊注曰伉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期當為綦綦極也極
 文理謂其有條貫也念孫案楊說伉字之義非是伉者
 極也廣雅曰亢極也乾文言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子
 傳曰亢極也王肅曰夏窮高曰亢窮亦極也宣三年左傳可以亢寵杜注曰亢
 極也漢書五行志曰兵革抗極亢抗伉字異而義同九
 年穀梁傳伉諸侯之禮十八年傳以夫人之伉釋文並
 云伉本又作亢論語陳亢說文作陳伉史記貨殖傳國
 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漢書抗作亢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伉致期皆極

也伉隆高猶言致隆高仲尼篇曰非致隆高也非綦文

理也王霸篇同王制篇曰致隆高綦文理皆其證矣

境內之聚也係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糴
 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
 舉極戰則不可境內之聚也係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
 若撥糴楊注曰其境內屯聚則係其險固視其可進謂
 觀覺而動也午讀為迂遇也糴麥之牙孽也至脆弱故
 以喻之若撥糴如以手撥糴也念孫案楊讀係固視可
 為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係固為句係安也言
 境內之聚既安且固也視可午其軍可字因上文不可

而衍視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麴者午觸也言境內之歇安固則視觸人之軍取人之將若撥麴也

忿之

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引之曰忿之當作爲忿爲于上

文云則爲名者不攻也則爲利者不攻也下文云爲名

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皆其證今本爲忿作忿之者

涉上文誰能忿之而誤既言誰能忿之則不得又言忿之既言忿之則不得又言不攻

錙銖

割國之錙銖以賂之楊注曰八兩爲錙引之曰八兩爲錙用鄭氏儒行注也案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錙與

銖輕重相遠不得並稱古人言錙者其數或多或少淮南詮言篇割國之錙鏹以事人高注曰六兩曰錙倍錙

曰鏹與鄭注八兩曰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

千金之璧而無錙鏹之璽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鏹

此與詮言篇注異而與說文同蓋許慎注也說文亦曰錙六銖也鏹八銖也

一切經音義二十引風俗通曰錙六則鏹三鏹則錙又

以十二銖爲錙此數之少者也此文及儒行皆以錙銖

並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六銖曰錙爲正訓鄭楊皆

以八兩爲錙失之

彌煩遠方致願

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念孫案韓詩外傳煩作順於義
 為長又下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外傳作遠者願至亦
 於義為長必不厭煩當以六經曰難為玉情慎對習
 逢蒙視也君盧屋妾出此文及語皆以觀於
 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
 之盜也雖為之逢蒙視詘要撓臆君盧屋妾由將不足
 以免也楊注曰逢蒙古之善射者言處女如善射者之
 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盧當為廬君盧屋妾謂處女
 自稱是君廬屋之妾卑下之辭也盧云逢蒙視言不敢
 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有籠蒙目視語念孫案淮南本

作籠蒙目目即視也今本君盧句疑有詛字念孫案逢
行視字辨見淮南脩務篇蒙視微視也賈子勸學篇有風蚩視今本為作風逢聲
 相近蚩蒙聲相近淮南謂之籠蒙皆微視之貌劉云君
 盧屋妾君疑作若言詘要撓臆若廬屋之妾也漢書鮑
 宣蕭望之傳皆有蒼頭廬兒注謂官府之給賤役者所
 居為廬因呼為廬兒

巧繁

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
 以持國安身楊說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云巧為繁多拜
 請以畏事之引之曰楊說非也繁讀為敬說文繁字本
作蘇從糸每

而敬字亦從每聲敬與繁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楚
辭天問繁鳥萃棘廣雅作驚鳥曹憲音敬是其例也
 敬謂便佞也臣道篇云巧敬佞說善取寵乎上是也上
 文云逢蒙視詘要橈矐若廬屋妾即此所謂巧敬拜請
 而畏事之也韓詩外傳作特以巧敬拜請畏事之是其
 明證矣

荀子弟三

荀子弟四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王霸

主

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引之曰
 之所上本無主字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也後人
有羣臣二字之猶其也見下及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
故加主字首嚮之者則皆義志也上文之所與之所以之上皆無
 主字王制篇三言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之上亦無
 主字議兵篇作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

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已有主宗

王宗王綦

是綦定也楊注曰綦當為基基本也言以義為本劉云
案此綦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為基又下文國
一綦明楊注曰綦亦當為基劉云案綦亦訓極極猶言
標準念孫案前極謂義後極謂信也俱見上文

襲然

使襲然終始猶一也念孫案襲然合一之貌周語及淮
南天文篇注竝云襲合也故曰襲然終始猶一楊以襲
為相掩襲未確

奏

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念孫案奏讀為湊廣雅湊聚也
謂天下之理略聚於此也湊奏古字通周官合方氏及爾雅釋獸釋文竝云奏本或作湊商子箕地篇名利之所奏亦與湊同楊以奏為節奏失之

然常欲人之有啖啖然

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又下文不好脩政
其所以有今本脩誤作循據上文改政與正同啖啖然常欲人之有今本脫然
字據上念孫案下文言啖啖然則上文然上亦當有啖
啖二字而今本脫之引之曰啖啖猶欲欲也說文欲欲
得也讀若貪欲與啖聲近而字通故曰啖啖然常欲人

之有楊云啖啖并吞之貌則誤讀為啖會之啖矣

北足以敗燕

盧云此句楊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表及田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

錯之險

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之險則危宋呂本如是宋錢本作錯險則危無之字元刻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念孫案錯險則危與塗歲則塞對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而衍

道之

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念孫案道之行也故下文云塗歲則塞下文何法之道及道王者之法云云竝與此道字同義楊皆訓為導達失之

故

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云云引之曰故當為曰上文何法之道云云是問詞此文曰道王者之法云云是答詞下文兩設問答之詞皆有曰字則此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諸故字而誤又下文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歷焉有干

歲之固何也念孫案故字亦涉上下文而衍一朝之日云云是問詞則不當有故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故字

改王改行也

楊注曰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盧云案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與王字形近而訛念孫案羣書治要正作改玉改行

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則亾此之謂也

盧云下二句楊注不以為逸詩詩攷連引之為是

急逐樂

閻君者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宋呂本如是錢本及元刻世

德堂本急竝作荒盧從呂本念孫案逸周書謚法篇曰好樂怠政曰荒管子戒篇曰從樂而不反謂之荒故曰荒逐樂宋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多從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本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

一日而曲列之

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楊注曰貫日積口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錯也劉曰一日

當作一目立一條目而委曲具列之若簿書之類念孫

案一日與貫日相對為文則日非日之譌也君道篇作

一日而曲辨之今本日譌作內辨與別古字通周官小宰聽稱

別作辨鄭大夫讀為別朝士有判書故書判為辨鄭司

農讀為別諸子辨其筭燕義辨作別大行人辨諸侯之

命小行人每國辨異之大戴禮朝事篇辨竝作別樂記

別宐居鬼而從地史記樂書別作辨又男女無辨磬以

立辨樂書辨竝作別又樂統同則列為別之譌也王逸

禮辨異荀子樂論篇辨作別注離騷云貫累也言以累日之治而辨之於一日也

一天下

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引之曰一天下上有功字而

今本脫之則與下句不對下文功壹天下名配舜禹是

其證

人主者宋呂本如是

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宋錢本人作之元刻

世德堂本同盧從呂本念孫案錢本是也之主者是主

也是主者指上文功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而言非泛

論人主也呂本作人主者涉下文人主者而誤

勢業

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念孫案勢者位也說見

篇勢在本朝下所居曰勢所執曰業楊以勢為權勢失之臧獲

勢不得言與天子易權勢

侈離

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楊注曰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遵法度念孫案楊分侈離為二義非也侈亦離也爾雅曰侈離也說文曰侈離別也作侈者借字耳陳說同又云穀梁僖四年傳於是侈然外齊侯也邵氏二雲云侈然離散之貌侈侈同

畢牢天下而制之

楊注誤解畢字盧云案後漢書馬融傳畢牢陵山章懷注云畢牢猶牢籠也引此作畢牢畢俗作畢亦轉為畢念孫案困學紀聞已辯之

無偏貴賤

人主胡不廣焉無邴親疏無偏貴賤念孫案偏當為倫字之誤也倫與論同大雅靈臺箋曰論之言倫也是論與倫義相通王制必即天論論或為倫是論與倫字亦相通言不邴親疏不論貴賤也臣道性惡二篇竝云不邴是非不論曲直是其證

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

念孫案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讓賢與上文爭職如賢正相反多一業字則累於詞矣輕職謂重賢而輕職也可言輕職不可言輕職業業字蓋涉下文王業而衍

還

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念孫案還至即至也還起即起也漢書董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楊訓還為復失之

夫 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頤步而覺跌千里者

楊注曰言此岐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况跌千里者乎劉云案覺跌千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差注似非

而國

兩者竝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

楊注上偏偏行

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念孫案尋繹文義竝行下

不當有而國二字蓋涉下文兩而國而衍

案此條未備說見補遺

其治法 宋呂本如是

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宋錢本其治法作其法治盧從呂本念孫案錢本是也上文治法與亂法對賢士與罷士對愿民與悍民對美俗與惡俗對此云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言則作其法治者是也呂本作其治法即涉上文治法而誤

序於有天下之勢

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念孫案序字義不可通序當為厚字之誤也

隸書厚序相似傳寫易譌說見

墨子非攻篇言桀紂有天下之勢雖厚曾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尼篇曰桀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疆國篇曰厚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皆其證楊云即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此望文生義而曲為之說

所以同

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楊注曰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盧云正文以同疑當作同以觀注言同用可見念孫案盧說非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以衍文也上下文皆云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

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皆言所同不言所以同則以為衍文明矣據楊注言同用愛民之道則所見本似已衍以字

用挾 制度數量

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念孫案用挾二字文義不明用當為周字之誤也周挾即周浹君道篇曰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禮論篇曰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楊彼注曰挾讀為浹而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而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此注亦曰挾讀為浹則楊本正作周挾明矣制度數

量盧云各本作制數度量今從宋本案作制數度量者是也富國篇曰無制數度量則國貧是其證宋本數度二字互誤耳禮記王制度量數制鄭注曰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數制即制數

樞機者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楊注曰人君當為君人念孫案下者字涉上者字而衍

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

元刻無禮字念孫案無禮字者是也主相臣下百吏各

謹其所見聞見上文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制

以化其上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礼形與化

相似化誤為礼後人因改為禮淮南道應篇孔子亦可謂知化矣今本化誤為

禮宋本作禮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

之也羣書治要正作以化其上無禮字

是過者也猶不及也

元刻作過猶不及也語意較足羣書治要與元刻同

天下之人百姓

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念孫案天下之人百姓天字

後人所加也下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係赤
 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
 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文正與此同又王制篇云之所
 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
 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
 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
 務議兵篇云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疆
 國篇云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
 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人百姓猶言眾百姓王霸
 篇曰朝廷羣臣之俗若是
 則夫眾庶百姓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語
 意略與此同彼言眾庶百姓猶此言人百姓也又見下

皆其證也又案下之人百姓者人眾也謂下之眾百姓
 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亦謂
 塗之眾百姓也師彖傳曰師眾也爾雅曰師人也郭注
 曰謂人眾是人與眾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
 傳曰其稱人何眾立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人者眾辭
 也柴誓曰人無謹鄭注曰人謂軍之士眾史記鄒陽傳
 人無不按劍相眄者漢書人作眾皆其證也

不割本適

孔子曰審吾之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念孫案
 下適字涉上適字而衍據楊注云審慎其與入之道為

其復來報我也則無下適字明矣羣書治要無下適字
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念孫案故亦詐也晉語
多為之故以變其志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
呂氏春秋論人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偽詐也
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
詐同義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大戴記文
王官人篇曰以故取利管子心術篇曰恬愉無為去知
與故淮南原道篇曰偶嗟智故曲巧偽詐故皆謂詐也
故曰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楊云故事變也則

分詐故為二義失之矣

敬節

則士大夫莫不敬節外制者矣盧云敬節元刻作貴節
引之曰敬當作秋秋與務古字通說文秋疆也爾雅務強也秋與敬字相似
而務節謂以節操為務也曲禮曰士外制務節與外制
同義下文云士大夫務節外制是其證今本作敬節則
於義疏矣元刻作貴節者以意改之耳

佻其期曰

百工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楊注曰佻與佻同緩也謂
不迫促也盧補校云注當云佻與窈同案爾雅曰窈隸

也古書宛字皆訓寬肆不當作偽

然而

士大夫務節外制然而兵勁楊注曰然而當為然後念孫案楊以下文作然後故云當為然後不知此然而與他處言然而者不同然如是也說見釋詞言如是而兵勁也文王世子曰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義與此然而同

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

念孫案商旅安貨通財當作商旅安貨財通貨財通與

商旅安對文今本作貨通財則義不可通王制篇使賈

旅安而貨財通是其證今本賈誤作賈辨見王制篇

君道

噴 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

斗斛敦槩者

敦槩即準槩

所以為噴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

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盧本於而後下

加鄙字云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又云噴

情也引繫辭傳及太元禪測為證念孫案元刻有鄙字

者後人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欺乘是

而後偏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是而後下脫一字又以

上句言貪利故加入鄙字耳今案上文云合符節別契

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

是而後欺揆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
 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
 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反險
 與平相反此云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嘖也上好貪利則
 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無度與
 嘖亦相反嘖者齊也說文嘖齊也嘖與嘖通又說文嘖齒相值也釋名曰嘖嘖也下齊眉
嘖然也又曰柵嘖也以木作之上平嘖然也又
曰冊嘖也敕使整嘖不犯法也並聲近而義同無度則
 不齊故與嘖相反若云乘是而後鄙則鄙與嘖義非相
 反與上三條不合且加一鄙字則下文豐取刻與云云
 竟成贅語矣盧據元刻加鄙字又訓嘖為情皆失之宋

呂錢二本皆無鄙字

難鞏

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引之曰難讀詩不難不竦
 之難鞏讀方言蚤悞戰栗也之蚤說見經義述聞大戴
 記曾子立事篇盧說難鞏二字皆失之

變態

並遇變態而不窮宋本如是元刻改變態為變應而盧本從
 之念孫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故改變態為變應而
 不知其謬也並遇變態而不窮者並猶昔也徧也說見周易
述聞並受其福下言徧遇萬事之變態而應之不窮也下文云

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即此所謂變態也
改變態為變應則反與下文不合矣

不危

其所為身也謹脩飾而不危

盧云脩飾元刻作脩勅念飾與筋勅古皆通用

孫案危讀為詭言君子脩筋其身而不詭於義也

淮南主術

篇注詭達也

詭危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緇衣

用天地

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念孫案用天地而不疑義
不可通用當為周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理萬
變而不疑

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
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

盧云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君者槃
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孟也二句念孫案廣韻君
字注所引與帝範注同既言儀正而景正則當有民者
景也句既言槃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句
宋錢本有民者
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孟也二句於義為長
藝文類聚雜器
物部太平御覽器物部三並引作君者盤
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盤方則水方
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已用為已死不可得

也

元刻無之字念孫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民不為已用不為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是其證韓詩外傳無之字

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亾不可得也

元刻無上不字念孫案元刻是也宋本有上不字者涉上下諸不字而衍無亦不也說見釋詞無危削滅亾即不危削滅亾也外傳作不危削滅亾是其證

是狂生者也

危削滅亾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盧云

元刻作是聞難狂生者也

宋錢佃校本亦云是狂生者也諸本作是聞難狂生者也

念孫案此文本作危削滅亾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今本脫聞不亦難乎是六字此因兩是字相亂而脫去六字元刻亦僅存聞難二字外傳作夫危削滅亾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狂生者也枉蓋狂之誤臣道篇亦云迷亂狂生

美國

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念孫案外傳作脩政美俗是也上文曰政令不煩而俗美儒效篇曰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王霸篇曰政令行風俗美皆以政與

俗竝言之蓋二者恒相因也今本美俗作美國則泛而不切矣

于是 莫欲之 獨猶將為之

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之好之者貧為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為之也念孫案三于是皆義不可通當依外傳作是子是子二字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是者是子譌為是于後人因改為于是耳莫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為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為

之亦與獨為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為之不相應又與好之相複矣于是獨猶將為之當作是子猶將為之言雖好之者貧為之者窮而是子猶將為之也猶上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兩獨字而衍外傳無

是其人者也

念孫案衍者字此句或為結上之詞或為起下之詞皆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念孫案此篇以君道為題而又釋之曰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則贅矣韓詩外傳作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於

義為長君之所道謂君之所行也儒效篇曰道者人之所道也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蓋脫之所二字

使其人載其事

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念孫案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謂人人皆載其事而得其宜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蓋涉下兩其字而行榮辱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正論篇曰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

賞克

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念孫案克當為免字之誤也免與

勉同言勉者賞之偷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吏免盡而

眾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免學漢書薛宣傳

宣因移書勞免之今本免作勉乃後人所以宋毛

傳閔免遁樂竝以免為勉韓詩外傳正作賞勉罰偷

不探

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念孫案不探二字義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與政同誠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職分而民不慢也隸書曼字或作冪與采字略相似故慢誤為探

孽

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念孫案孽猶害也下文云眾人
之瘞汙邪之賊義竝與此同議兵篇曰百姓莫不敦惡
莫不毒孽言莫不毒害也緇衣引大甲曰自作孽言自
作害也小雅十月篇下民之孽箋曰孽妖孽謂相為災
害也昭十年左傳濫利生孽杜注曰孽妖害也

循乎道之人

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念孫案循道之人與好女之
色公正之士對文則循下不當有乎字羣書治要無
不

荀子弟五

讀書雜誌八

高鄧王念孫

臣道

環主

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楊注曰環繞其主不使賢
臣得用念孫案楊說甚迂環讀為營營惑也謂營惑其

主也

呂氏春秋尊師篇注曰營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
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

可營

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眾皆是也營訓
為惑故或謂之營惑漢書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是也

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

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
斗穀梁傳曰其曰入北斗斗有

環域也

環域即營域猶營繞之為環繞
營衛之為環衛也餘見前不還秩下

字或作還成相

篇云比周還主黨與施是也楊注還繞也誤與此注同還與營古亦通用說見前

刑下

政令教化刑下如影楊注曰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念孫案古無訓刑為制者刑如刑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

養交

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楊注曰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相也念孫案後說是持祿養交見後

議兵篇持養下

補削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撓拂楊注曰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閻匡救之也引之曰楊分補與削為二義非也聽從諫爭諂諛補削撓拂皆兩字同義補削謂彌縫其闕也削者縫也韓子難篇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制割削縫純緣亦兩字同義舊注以削為剪削誤與楊注同呂氏春秋行論篇曰莊王方削袂燕策曰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緝蓋古

者謂縫為劓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古

違其惡

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念孫案違讀為諱諱

其惡與隱其敗同意曲禮注曰諱辟也辟與緇衣注曰

違辟也諱違皆從韋聲而皆訓為避故字亦相通墨子

篇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諱與違同

關內

時關內之楊注曰關當為開內與納同言時以善道開

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念孫案或說近

之凡通言於上曰關周官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

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史記梁孝王世

家曰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佞幸傳曰公卿

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

書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是關與納義相近書大

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入亦納

也下文曰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故曰時關內之不當改關為開

辨其故

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楊注曰辨

其致憂之端念孫案楊說辨字故字之義皆誤辨讀為

變變其故謂去故而就新也憂懼者改過遷善之機故

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變其故變亦改也
辨或作辯廣雅曰辯變也坤文言由辯之不早辯也辯
荀本作變莊子逍遙遊篇乘天地之正而御陰陽之辯
辯與變同

滅苦

故無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楊注
曰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念孫案苦當爲善
字之誤也隸書苦字作善與善相似疾與功已見上文善卽上文之
忠敬也傷疾墮功滅善皆承上文言之

戰戰兢兢三句

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引之曰荀子引詩至
莫知其他而止其戰戰兢兢三句則後人取詩詞增入
也此承上文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而言言人但知
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敬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
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此之
謂也四字正承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而言若加入戰戰
兢兢三句則與此之謂也義不相屬矣據楊注但釋不
敢暴虎四句而不釋戰戰兢兢三句則所見本無此三
句甚明一證也又小閔傳曰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

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
危也傳箋皆本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舛篇詩
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
鄰類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他而止高注曰人皆知小
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始故曰不知鄰類也淮
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
他此之謂也文與荀子正同高注曰人皆知暴虎馮河
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危也故
曰莫知其他此不免於惑故曰此之謂也呂覽淮南高
注皆本於荀子三證也

樂利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怒念孫案樂利當為樂
樂樂樂與安禮對文安禮樂樂承上禮樂而言謹慎而
無鬪怒承上謹慎鬪怒而言今本作樂利者涉上利也
而誤

致士

隱忌

隱忌雒蔽之人君子不近楊注曰隱亦蔽也忌謂妬賢
念孫案楊誤分隱忌為二義且下文言雒蔽則隱忌非
雒蔽也余謂隱忌即意忌謂妬賢也史記平津侯傳云

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淡酷吏傳云張湯文淡意忌唯其
 意忌是以雉蔽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所謂意
 忌也又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所謂雉蔽也意隱
 聲相近意忌之爲隱忌若左氏春秋經之季孫意如公
 羊作隱如矣史記孝文紀故楚相蘇意漢紀作蘇隱凡
 之部之字或與諱部相轉上去聲亦然樂
 記天地誥合鄭注訖讀爲熹射義耄期稱道不亂者大
 雅行葦傳作耄勤左傳曹公子欣時公羊作喜時荀子
 性惡篇驕驕驕驕
 卽驕驕皆其例也

士其刑賞

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引之曰士字義
 不可通士當爲出字之誤也隸書出字或省作士故諸
 書中出字或誤作士說見

大略篇高注淮南說林篇曰當丁浪猶實也言定其善

惡之實而當然後出其刑賞而還與之也楊讀士爲事
 又訓事爲行展轉以求其通鑿矣

貴名白

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盧曰貴名白王制篇作名
 聲曰聞此恐有訛念孫案儒效篇曰貴名白而天下治
 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則貴名白三字不
 訛韓詩外傳作貴名自揚義亦同也王制篇作名聲曰
 聞乃後人所改辯見王制

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

郝云險當為儉儉與險古通用儉如山之童林木之濯
濯皆是念孫案郝說是也險非險阻之險乃儉之借字
耳否象傳君子以儉德辟難虞注儉或作險天戴記文
王官人篇多稽而儉貌逸周書儉作險襄二十九年
左傳險而易行山林儉則鳥獸無所依而去之猶川淵
杜注險當為儉枯而龍魚去之也此與上文之山林茂正相反

本作

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
者道法之摠要也楊注曰本作猶本務也念孫案楊未
解作字之義國家之本作道法之摠要相對為文作者
始也始亦本也摠亦要也上文云無土則人不安居無

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故此四者為國家之本

始也魯頌駟篇傳曰作始也廣雅皋陶謨烝民乃粒萬

邦作乂作與乃相對為文言烝民乃粒萬邦始乂也禹

貢萊夷作牧言萊夷水邊始放牧也沱潛既道雲夢土

作乂作與既相對為文言沱潛之水既道雲夢之士始

乂也竝見經
義述間

誠必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盧云當
作而在乎不誠用賢念孫案當作而在乎不誠必用賢
言用賢之不誠不必也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

刑者貴必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
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淮南兵略
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枚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
絕以諾皆以誠必連文則必字不可刪

政之隆 隆正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
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
之政之終也念孫案政之隆謂政之中也孝經曰夫孝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終此以隆
對始終是隆即中也楊以隆為崇高失之又正論篇凡

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

不決隆正謂中正也

主霸篇曰君臣上下貴賤長幼下
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

文天下之大隆亦謂大中也楊以隆為崇高亦失之

節奏欲陵 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 陵謹

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楊
注曰節奏謂禮之節奏陵峻也侵陵亦嚴峻之義言人
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
迫切也又解節奏陵而文云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
於刻急念孫案楊說陵字之義及節奏陵而文皆非是
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者陵謂嚴密也故與寬相反富

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
奏也陵謹盡察陵謹與寬饒亦相反節奏陵謹卽此所
云節奏欲陵也楊訓陵為侵陵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
安者而猶則也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言節奏陵則文生民寬則安
也節奏密則成文章樂記曰節奏合以成文是也陵字
或作凌管子中匡篇曰有司寬而不凌

議兵

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元刻無善字宋龔本同念孫案無善字者是也下文臨武君

曰豈必待附民哉正對此句而言則無善字明矣宋本
有善字者涉上文善附民者而行羣書治要亦無善字

路直

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直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
離德者也楊注曰路暴露也直讀為袒露袒謂上下不
相覆蓋新序作落單念孫案路單猶羸德也上不恤民
則民皆羸德故下句云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
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趙注云是率導天下
之人以羸路也今本羸路作羸困之路乃後人所改詳見管子五輔篇管子五輔
篇云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韓子亡徵篇云好罷露百

姓呂氏春秋不屈篇云士民罷潞路露潞竝通是路為
羸憊也爾雅云瘡病也大雅板篇下民卒瘁毛傳云瘁
病也病亦謂羸憊也緇衣引詩下民卒瘁釋文瘡作瘡
瘡瘡竝通秦策士民潞病於內高注云潞羸也潞病
與路竝亦同義新序雜事篇作落單晏子外篇云路世
之政單事之教或言路竝或言路單或言落單其義一
而已矣楊說皆失之

焉

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念孫案焉猶則也說見釋詞

延兌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斲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
之者潰楊注曰兌猶聚也與隊同謂眾之使短新序作
銳盧云延韓詩外傳作延居兌作銳居案延讀延表之
延謂衡布則其鋒長嬰之者斲也兌讀為銳謂直擣則
其鋒利當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園居一例可
知注未是矣

案角鹿埤隴種東籠而退耳

劉云角字當為衍文蓋涉上而誤案語詞

設何道

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念孫案道術也揚以

道爲論說教令失之

不足印

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楊注曰印古仰字不印不足印也盧云以注觀之正文當本足上不印衍足字

民齊者強不齊者弱

元刻不齊上亦有民字

宋龔本同

念孫案有民字者是也上文之政令下文之賞刑械用兵革皆於上下句兩見則

民字亦當兩見

度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楊注曰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汪云案度程也下文所云是也注非

負服矢

負服矢五十箇盧云元刻無服字與漢書同念孫案此本作服矢五十箇服矢卽負矢負與服古同聲而通用考工記車人批服先鄭司農云服讀爲負故漢書作負今本作負服矢者校書者依漢書旁記負字而寫者誤合之也元刻無服字則又後人依漢書刪之也

其生民也陘阨其使民也酷烈

郝云陘阨卽狹隘也謂民生計窮蹙王霸篇云生民則

致貧隘語意正同注以陘陘為秦地險固非也下云隱之以阨亦非地險念孫案楊注沿刑法志注而誤

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盧云此二句似專言天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言以魏遇秦始以當時無湯武并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為說或云此二句當并從齊說下念孫案或說是

拱挹

拱挹指麾盧依富國篇改挹為指念孫案揖與挹通不

煩改字

宥生篇挹而損之淮南道應篇挹作揖晏子諫篇晏子下車挹之挹即揖字

諸本皆

作挹

治鄰敵

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楊注曰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念孫案治讀為始始危也謂危鄰敵也王制篇曰威彊未足以始鄰敵王霸篇曰威動天下疆始中國疆國篇曰威動海內疆始中國始治古字通疆國篇疆始中國楊注始或為治史記范雎傳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眾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治諸侯即始諸侯楊謂受其治化則非用兵之事矣

道

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楊注曰道言也行也念孫案當訓為行

慕其德

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念孫案慕其德德本作義後人改義為德以與服極為韻而不知與下文德字相複也文選為袁紹檄豫州文注石闕銘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三引此竝作義

脫文八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陳云玩上文語意其下尚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二句今脫之也儀即義也故尸鳩篇儀皆讀為義念孫案此正承上文遠方慕

義而言所引詩蓋本作其義不忒今本義作儀者後人據詩改之耳

鞞

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鞞如金石楊注曰鞞堅貌以鮫魚皮及犀兕為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書鞞古洽反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脇二戟輕罪入蘭盾鞞革二戟小匡念孫案楊本作鞞如金石與史記不同然鞞訓堅貌諸書未有明文說文鞞防扞也今本扞譌作汗據玉篇廣韻改尹注管子曰鞞革重革當心箸之可以禦矢皆不訓為堅貌史記而外韓詩外傳亦作堅如金

石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荀子正作堅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同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九引作牢如金石陳禹謨本改為堅此是避隋文帝諱故改堅為牢然則虞所見本正作堅與楊本異也

然而兵始於壘沙唐蔑外

盧云壘沙史記作壘涉念孫案壘字古讀若陀

說見唐韻正

壘沙蓋地名之疊韻者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篇竝作兵始於壘沙楚策云壘沙之事外者以千數則作壘沙者是

為炮烙刑

楊注曰列女傳曰炮烙為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烙古責反盧云炮烙之刑古書本作炮格之刑格讀如度格之格古閣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生音閣此注云烙古責反可證楊時本尚作格也念孫案此段氏若膺說也說見鍾山札記音嘗聞盧校荀子前列參訂名氏有金壇段若膺而書中所引段說則唯據所見之書有禮論篇持虎一條余未見段氏校本無從採錄故但略舉一二焉

溝池不拊

楊注曰拊古掘字史記作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木無鉗墳墓鉗亦音掘或曰拊當作拊篆文拊字與拊字

相近遂誤耳盧云案甘聲之拊不當為古掘字注後說
當作拊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故不拊又列子說符篇
俄而拊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狸拊之皆作拊字
知此拊字誤

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明道
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響

楊注曰內當為固史記作晏然不畏外而固也念孫案
此當依史記作不畏外而固今本而下有明字者涉下
文明道而衍明道而分鈞之分鈞史記韓詩外傳竝作
均分均與鈞通亦當依史記外傳乙轉

誅之

有不由令者然后誅之以刑念孫案誅之以刑本作俟
之以刑此後人不解俟字之義而妄改之也韓詩外傳
史記皆作俟之以刑正義訓俟為待王制篇曰以不善
至者待之以刑是與此互相證明矣宥坐篇亦曰躬行
不從然後俟之以刑今本躬行作邪民辯見宥坐

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

楊注曰厲謂抗舉使人畏之念孫案諸書無訓厲為抗
舉者余謂厲猛也定十二年左傳注厲猛也王制篇曰威嚴猛厲錯置也置設
也言威雖猛而不試刑雖設而不用也有坐篇威厲而

不試刑錯而不用義同楊彼注云厲抗也但抗其威而不用也錯置也如置物於地不動也亦非錯訓設置之置與史記周本紀刑錯四十餘年之錯不同

除阨

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

人百姓眾百姓也今本無人字乃後人不曉古義而妄刪之說見前天下無禮義忠信句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

詐除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楊注曰焉慮無慮猶言大凡也除謂驅逐阨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執隱之以阨

狃之以慶賞之類阨或為險也念孫案焉語詞也說見釋詞

慮大凡也說見前慮以王命全其德下除阨二字義不相屬楊以除

為驅逐非也除當為險俗書之誤也俗書險字作除形與除相似險

與阨同義馮衍顯志賦悲時俗之險阨是也或作險隘楚辭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是也楊注阨或為險當作除或為險今作阨者因正文及注內三阨字而誤除與險俗書相近阨與險形聲皆相遠以是明之

大寇則至則失亾其羣匹

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奔念孫案大寇則至則者若也與下三則字異義又禮論篇今夫大鳥獸則失亾其羣匹云云則亦若也古或謂若為則說見釋詞則字下

敦惡

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楊注曰敦厚也又禮論篇
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為惇詭
其所敦惡之文也楊注曰敦厚也厚惡淡惡也或曰敦
讀為頓頓困躓也念孫案楊說皆非也說文愍怨也廣
雅愍惡也康誥罔不愍傳曰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
篇引書作諫法言重黎篇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李軌
曰傲惡也諫傲敦竝與愍同本篇之敦惡與毒孽對文
禮論篇之敦惡與喜樂哀痛對文則敦不得訓為厚亦
不得讀為困頓之頓也盧引方言諄憎所疾也諄郭音
之潤反
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諄與敦亦聲之轉

脩上之法

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念
孫案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傳寫往往循
譌溷說見管子形勢篇循
順也謂順上之法也說文循順行也鄭注
尚書中候曰循順君道篇曰百
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
矣文略與此同順與循古同聲而通用也大射儀順左
右隈今文順
為循莊子天下篇己之大順順或作循書大
傳三正若循連環白虎通義引此循作順
持養

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楊注曰持此以養之也念孫案持
養二字平列持亦養也非持此以養之之謂臣道篇云

儉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管子明法篇云小臣持
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云仕者持祿游者養交皆以持
祿養交對文荀子正論篇又以持老養衰對文故呂氏
春秋異用篇仁人之得飴以養疾持老也高注曰持亦
養也今本持誤作侍又勸學篇云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
云以相羣居以相持養墨子天志篇云內有以會飢息
勞持養其萬民非命篇云上以事天鬼下以持養百姓
今本持誤作侍呂氏春秋長見篇云申侯伯善持養吾意亦皆
以持養對文

而順

所存者神所為者化句而順句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
而順云云楊以而順二字屬下讀注云順從也謂好從
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慤也汪云而順上疑脫九字
此句與下三句一類句末當是為之化而順因上有化
字遂相承脫去耳見丙申校本盧用汪說而小變其文云為
之化而順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知矣

矜糾收繚

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
公矜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楊注曰矜謂夸汰糾謂
好發摘人過者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

四者皆鄙陋之人今被化則調和也念孫案廣雅曰矜

急也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三引廣雅曰糾急也齊語注

曰糾收也糾收並從巾聲而義亦相同說文糾繩三合也今人猶謂糾繩為收繩楚辭九

章注曰糾戾也繚謂繚戾也鄉飲酒禮注曰繚猶紆也

孟子告子篇注曰紆戾也矜糾收繚皆急戾之意故與

調和相反暴悍勇力與愿相反旁辟曲私與公相反矜糾收繚與調相反楊說皆失之

猶既 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宋呂錢本並如是與今詩同盧依元刻作

王猷允塞徐方其來云君道篇亦作猷字念孫案謀猶

字詩皆作猶說文有猶無猷作猷者隸變耳俗以猶為

猶若字猷為謀猷字非也君道篇作猷者亦隸變耳錢

本作且君道篇正作徐方既來不作其來也元刻不可

從此處楊氏無注者注已見於君道篇也今本君道篇注文全脫

盧云此處當本有注脫之耳亦非

掌窳

則必發夫掌窳之粟以會之楊注曰地藏曰窳掌窳主

倉廩之官引之曰掌當為稟稟古廩字也榮辱篇有困

窳楊彼注云園曰困方曰廩彼言困窳猶此言稟窳稟

窳皆所以藏粟故云發稟窳之粟以會之若云發掌窳

之粟則義不可通隸書掌或作掌與稟略相似故諸書

稟字或譌為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

朞三年

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引之曰朞者周也謂已周三
年也楊注非

疆國

駢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

劉云案韓詩外傳作如雷擊之此而字義亦作如念孫
案古書多以而如互用而其義則皆為如小雅都人士
篇彼都人士絜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大戴記衛
將軍文子篇滿而不滿實如虛見善如不及孟子雜婁

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皆其證

最

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楊注曰最聚也公羊傳曰會猶最
也何休曰最聚也引之曰最當為取說文取才句積也
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為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
最少見取故書傳中取字皆譌作最韓詩外傳作執拘
則聚即取字也隱元年公羊傳及何注皆本作取今譌
作最楊所見本已然辯見經義述聞

賁潰

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楊注曰賁讀為憤郝云賁

與奔古字通賁潰謂奔走潰散而去也賁韓詩外傳六作憤二義俱通似不必依彼讀憤也陳說同

面伐蔡

子發將子匠反面伐蔡念孫案蔡在楚北非在楚西不得言面伐蔡而當為而言子發將兵而伐蔡也

屬

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楊注曰屬請也子發不欲獨擅其功故請諸臣理其地也念孫案古無訓屬為請者屬會也見孟子梁惠王篇注左傳哀十三年注齊語晉語楚語注言會諸臣以治之也直有之

相國之於勝人之勢直有之矣楊注曰直讀為擅本亦或作擅或曰直誠也念孫案或說是也本或作擅者借字耳

曷若

曷若兩者孰足為也念孫案曷若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涉上文曷若是而衍兩者二字指上文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勢而言楊注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勢一則天下歸一則為天下笑問何者可為也則不當有曷若二字明矣楊云問以為何如也此望文生義而曲為之說

執籙

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執籙之所
存天下之宗室也今本楊注曰執謂國籙之所在也念
孫案楊注本作執位圖籙之所在也

禮運在執者去鄭注執執位也是勢

與位同義儒效篇履天子之籙楊彼注曰籙謂
天下之圖籙也故此注亦曰執位圖籙之所在
今本位
作謂圖作國則義不可通又案楊以籙為圖籙非也籙

亦位也儒效篇曰周公履天子之籙又曰反籙於成王
是籙與位同義非謂圖籙也正論篇曰聖王之子也有
天下之後也執籙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文義竝與
此同盧云執籙謂執力憑籙也亦非

見正論篇

脩政

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數
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念孫案政
非政事之政脩政即脩正也古書通以政為正言必自脩自正
然後國家可得而安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
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其證信即上所謂忠
信對下陶誕比周而言脩正即上所謂禮義對下汙漫
突盜而言荀子書多言脩正作政者借字耳非脩政事
之謂也楊說脩政二字未了

安樂 物頸

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

義人知貴生樂安而弃禮義祥之是猶欲壽而勿頸愚
莫大焉念孫案安樂當為樂安養生樂安與貴生樂安
竝承上莫貴乎生莫樂乎安而言今本樂安二字倒轉
則與上下文不合欲壽而勿頸楊云勿當為勿案說文
勿或作歺呂氏春秋高義篇石渚歺頭乎王庭歺頭卽
勿頭也勿勿皆從勿聲故勿字又讀為勿史記循吏傳
石奢卽石渚自歺而外索隱歺音匹粉反宋毛晃增脩禮部韻略及班馬
字類皆如是今本則改是歺字兼有歺勿二讀無煩改
歺為勿也

剡其脛

安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楊注曰剡亦斬也念孫案
斬脛以蹈秦之腹義不可通玉藻并行剡剡起履正義
也并急是剡剡為起履之貌然則剡其脛以蹈秦之腹亦謂
起其脛以蹈秦之腹也漢書賈誼傳剡手以衝仇人之
匈義與此同顏注剡利也亦非

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

盧云此句或疑當在疆始中國下念孫案此注說也汪
直移此句於上文疆始中國下是也

於塞外

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始可矣楊注曰於

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念孫案此說是也後說非

不可勝

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楊注曰日記識其政事故能功名不可勝數念孫案玩楊注則正文不可勝下當有數字

瞻曠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念孫案此言事當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故堂上不糞除則不暇芸野草也芸上不當有瞻曠二字不知何處脫交闕入此句中也據楊注

引魯連子堂上不糞者郊草不芸無瞻曠二字即其證楊注又曰堂上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此則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說

白刃扞乎冒

白刃扞乎冒則目不見流矢楊注曰扞蔽也扞蔽於冒謂見斬刺也念孫案扞蔽非斬刺之義楊說非也扞之言干也干犯也謂白刃犯冒則不暇顧流矢也史記游俠傳扞當世之文罔謂犯法也漢書董仲舒傳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突亦犯也

天論

脩道而不貳 貳之則喪 貳則疑惑

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念孫案脩當為循字之誤也

隸書循脩相似說見管子形勢篇 循順也貳當為貳亦字之誤也凡經傳中

貳字多誤作貳說見管子勢篇 貳與貳同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貳史記宋世家二衍或竝以貳為

貳字本作恣又作貸說見管子勢篇 貳差也言所行皆又作慝作匿說見後匿則大惑下

順乎道而不差則天不能禍也下文曰倍道而妄行則

天不能使之吉正與此相反今本循作脩貳作貳則非

其旨矣楊不知貳為貳之誤又見下文言倍道妄行遂

釋之曰貳即倍也此望下文生義而非本句之旨羣書

治要作循道而不貳足正楊本之誤又禮論篇萬物變

而不亂貳之則喪也貳亦當為貳貳差也言禮能治萬

變而不亂若於禮有所差貳則必失之也大戴記禮三

本篇作貸之則喪是其證貸見上注楊云貳謂不一亦失之

又解蔽篇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貳亦當為

貳言差貳則生疑惑也貳則疑惑猶天論篇言匿則大

惑也匿與慝通說見匿則大惑下彼以中從為韻畸為為韻匿惑為

韻此以枝知為韻傾精為韻貳惑為韻貳貳慝匿竝通

故貳匿竝與惑為韻貳則非韻矣貳從弋聲於古音屬之部貳從式聲於古

音屬脂部

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祇怪

不能使之凶

劉云案渴字衍此承上文而言彊本節用故水旱不能使之饑養備動時故寒暑不能使之疾脩道不貳故祆怪不能使之凶念孫案羣書治要無渴字下文水旱未至而飢亦無渴字注內渴字亦後人據已衍之正文加之

未至

祆怪未至而凶念孫案未至二字與上文複羣書治要至作生是也下文祆是生於亂卽其證生至字相似又涉上文未至而誤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楊注曰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爲夫是之謂天功脫功字耳念孫案或說是也人功有形而天功無形故曰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功二字下文凡三見

形能

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楊注曰耳目鼻口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爲用念孫案楊以耳目鼻口形連讀而以能字屬下讀於義未安余謂形能當連讀能讀爲態楚辭招魂注曰態姿也形態卽形也言耳目鼻口形態各與物接而不能互相爲用也古

字能與耐通

說詳唐韻正

故亦與態通楚辭九章固厲態也

論衡累害篇態作能漢書司馬相如傳君子之態史記

亦作能

徐廣本如是今本作態非

易林无妄之賁女工多能亂我政

事能即態字也

多態謂淫巧

故以形能連文正名篇以耳目

口鼻與形體竝列彼言形體猶此言形態

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

己與以同

楊注曰知或為和念孫案作和者是也上文云陰陽大

化萬物各得其和以生是其證陰陽見其和而聖人法

之以為治故曰所志於陰陽者以其見和之可以治者

矣和與知字相似而誤楊前注謂知其生殺而效之為

賞罰以治之此曲說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

是節然也

楊注曰節謂所遇之時命也劉引正名篇節遇謂之命

心意

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念孫案心意當為志意字

之誤也荀子書皆言志意脩無言心意脩者脩身篇曰

志意脩則驕富貴富國篇曰脩志意正身行皆其證又

榮辱篇曰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正論篇曰志

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皆與此文同一例此尤其明證也

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楊注曰黨見
頗見也言如朋黨之多念孫案楊說甚迂且訓黨為類
於古無據惠氏定宇九經古義曰黨見猶所見也訓黨
為所雖據公羊注然怪星之所見殊為不詞余謂黨古
儻字儻者或然之詞怪星之黨見與日月之有蝕風雨
之不時對文謂怪星之或見也莊子繕性篇物之儻來
寄也釋文儻崔本作黨史記淮陰侯傳恐其黨不就漢
書伍被傳黨可以徼幸黨竝與儻同韓詩外傳作怪星
之晝見晝字恐是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怪星

之儻見

耘耨失歲

耨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楊注曰失歲謂耘耨失
時使歲也盧云韓詩外傳作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枯與
耨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為之說頗難通念
孫案盧說是也枯耘失歲上對枯耕傷稼下對政險失
民今本作耘耨失歲則文不成義歲之為歲乃涉下文
田稼歲惡而誤而楊所見本已然故強為之說而不可
通

則父子相疑



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念孫案內
外無別二句為一類父子相疑二句為一類父子上不
當有則字羣書治要無則字韓詩外傳亦無

今本三者錯

三者錯無安邦念孫案錯交錯也

說文作造云造也

言此三祆

交錯於國中則國必危也楊讀錯為措置之措失之

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

楊注勉力力役也

念孫案呂本所載正文此三句本在上文禮義不脩之

上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此是祆由人與故

曰祆是生於亂自錢本始依楊注移置於下文可怪也

而不可畏也之上

楊注勉力不時三句云此三句直承其當甚慘之下注可怪也二句云此

二句承六畜作祆之下

且刪去楊注而各本及盧本皆從之謬矣

今錄呂本原文於左而加訂正焉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

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

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

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竝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

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

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

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楛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

田歲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祆政令

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案此句當在下文六畜作

祆之下乃總上之詞今倒在勉力不時之上則文義不順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四句相連

牛馬相生二句乃總承此四句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

而言非專承勉力不時而言

六畜作祆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

上下乖離寇難竝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

錯無安邦其說甚爾其畜甚慘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引

曰不可畏也當作亦可畏也蓋星隊木鳴乃天地之變陰陽之化非人事之所招故曰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若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則政亂之所致所謂人祆也其說甚適其畜甚慘可怪也而亦可畏矣上文云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正與此句相應若作不可畏則與上文相反矣揚不知不為亦之誤故欲顛倒其文耳

外傳曰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曰是天地之變陰陽

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

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

政平是雖竝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至無益也

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

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穡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

寇賊竝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

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

於亂案此文與荀子略同牛馬相生六畜作妖在是謂

人妖之上是牛馬相生二句乃人妖也然則荀子原文

本作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勉力不時

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夫是之謂人祆明矣

不睹乎外

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念孫案不睹乎外四

字文義不明睹當爲睹說文睹日明也從日者聲玉篇

丁古切睹之言著也上言日月不高則炆輝不赫水火

不積則輝潤不博則此言珠玉睹乎外亦謂其光采之
著乎外故上文云在物者莫明於珠玉也世人多見睹
少見睹故睹誤為睹夏小正傳蓋陽氣且睹也今本且
睹作旦睹誤與此同

物畜而制之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
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
孰與騁能而化之念孫案物畜而制之制當為裁思裁
為韻頌用為韻待使為韻多化為韻思裁二字於古音
並屬之部制字於古音屬祭部不得與思為韻也又案

楊注云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此釋正文物畜而裁之
也正文作裁之而注言裁制之者加一制字以申明其
義耳今正文作制之即因注內制之而誤

匿則大惑 匿而采

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楊注曰
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念孫
案隱匿與大惑義不相屬楊曲為之說非也匿與隱同
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眾匿乃維管子七法篇百匿
傷上威竝以匿為隱又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
法解匿作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慝差也洪範民用僭
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慝作匿
傳引此忒作慝而釋之曰民用僭差不壹董仲舒雨雹對曰無有差慝言大惑生於差慝

也上文曰亂生其差正謂此也道貴乎中畸則偏差則
 惑矣故曰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為慝則大惑又樂論篇
 曰亂世之徵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匿亦讀為慝慝
 邪也言文章邪慝而多采飾也鄒風柏舟傳曰慝邪也
 漢書嚴安傳樂失而淫
 禮失而采如
 淳曰采飾也

荀子第五

荀子第六

讀書雜誌八

高郵王念孫

正論

則不然

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然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
 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引之曰上則不然亦當作則然
 親有天下之籍則然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者言桀紂
 雖親有天下之籍而天下之心已去桀紂而歸湯武
 也今本則然作則不然涉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有天下
 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則桀紂固親有天下之籍矣何

得云不然乎楊曲為之說非是

不材不中

然而不材不中楊注曰不中謂處事不當也中丁仲反
念孫案中讀中正之中孟子離婁篇中也養不中材也
養不材是其證楊說非

天下未嘗有說

以天下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
武為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念孫案天下未嘗有說天
下二字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自古論說未嘗有此則
本無天下二字明矣

行之為

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

楊注至意當為志意

其行之為至

亂也引之曰知慮志意行為相對為文則行下不當有

之字

荀子書行為字皆作偽今作為者後人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耳

不容妻子之數

是不容妻子之數也楊注曰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
之人數也猶言不能係妻子之徒也念孫案楊未曉數
字之意數猶道也呂氏春秋壅塞篇寡不勝眾數也高注數道數也言是不容
妻子之道也凡道有吉有凶下文曰故至賢疇四海湯
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然則如湯武者是疇

四海之道也。吉道也。如桀紂者，是不容妻子之道也。凶道也。

可以

可以奪之者，可以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念孫案：奪之上，不當有可以二字。此涉上下文而衍。

墨黥，慘嬰，其艾畢，菲對履，殺赭衣而不純。

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慘嬰，其艾畢，菲對履，殺赭衣而不純。楊注：墨黥，曰：世俗以爲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刑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爲墨幪，但以墨巾蒙其頭而已。注：慘嬰，曰：當爲澡嬰。

謂澡濯其布爲纓，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總冠

澡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爲纓也。雜記：慘，或讀爲草。慎子作

草纓。注：其艾畢，曰：其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鞮

同。紱也。所以蔽前，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爲鞮也。注

菲對履，曰：菲，草履也。對當爲紱。傳寫誤耳。紱，泉也。慎子

作紱，言罪人或菲或泉爲履。故曰：菲紱履，紱方孔反。注

殺赭衣而不純，曰：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

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音準。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

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紱履當剕，以艾畢

當宮。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

雜履下刑墨幪劉云其當作宮非當作剗殺當如字讀
言犯墨黥之罪者以草纓代之宮罪以艾畢代之刑罪
以紉履代之殺罪以赭衣不純代之注引尚書大傳及
慎子之言正可參證念孫案墨黥二字語意未完當有
脫文以慎子言畫跪當黥書大傳言下刑墨幪知之怪
嬰上蓋脫剗字以慎子言草纓當剗知之

赤旂宋呂本如是

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斲其首縣之赤旂宋錢本旂作
旆注旆字同元刻世德堂本同念孫案解蔽篇云紂縣於赤
旆則作旆者是

同儀

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楊注曰儀謂風俗也念孫案風
俗不得謂之儀儀謂制度也下文蠻夷戎狄之國同服
不同制正與此相反

王者之至

夫是之謂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
之至也楊注曰至當為志所以志識遠近也念孫案至
當為制上文云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執而制械用稱遠
邇而等貢獻下文云剗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皆其證
楊說非

代皋而會

楊注曰皋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皋讀為藁即所謂蘭茝
藁本也或曰當為澤澤蘭也土喪禮茵著用茶實綏澤
焉俗書澤字作水傍皋傳寫誤遺其水耳代澤而會謂
焚香氣歇即更以新者代之劉云案代皋當為伐皋淮
南主術訓云馨鼓而會高注馨鼓王者之會樂也引詩
鼓鐘伐馨念孫案周官大司樂王大會三節皆令奏鍾
鼓又案淮南亦本作伐馨而會與奏雉而徹
對文淮南即本於荀子也高注引詩鼓鐘伐馨正釋伐
馨二字之義今本正文作馨鼓者涉注文而誤玉海一
百九引淮南正考工記鞀人作皋鼓

雉而徹乎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

楊以雉而徹乎為句而釋之曰奏雉而徹饌論語曰三
家者以雉徹言其僭也又以五祀為句連下文執薦者
百人侍西房而釋之曰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
或曰此五祀謂祠祠烝嘗及大禘也或曰國語展禽曰
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
非謂戶竈中雷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
之屬也劉云案此當以雉而徹乎五祀為句徹乎五祀
謂徹於竈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會以樂徹于造淮南
主術訓云奏雉而徹已飯而祭竈蓋徹饌而設之於竈
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竈古字通用大祝六祿二曰造

故書造作竈吳語係馬舌出火竈吳越春秋作出火於

造念孫案史記秦本紀客卿竈秦策作造管子輕重己篇燠竈池井禁藏篇作造專言之則曰

竈連言之則曰五祀若謂丞相為三公左馮翊為三輔

也楊氏失其句讀乃為是多方駢枝之說此言天子奉

養之盛而以祭祀為言何當乎念孫案劉說既得其句

而又得其義確不可易劉又云案天子羞用百有二十

品執薦者百人舉成數

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

楊注曰容謂羽衛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念孫

案坐當為立說見儒效篇或曰爾雅曰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

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施此容於戶牖閒

負之而坐也郝云案張與帳同古以張為帳也容則爾

雅容謂之防張容二物與依而為三

夾道

庶士介而夾道宋呂本宋錢佃本及元刻夾道竝誤作

坐道而盧本從之念孫案作坐道者非也上文云天子

出則三公奉輓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然則庶士豈

得坐道乎當從呂本作夾道周官條狼氏王出入則八

人夾道是也楊注本云介而夾道被甲夾於道側以禦

非常也而今本注文兩夾字亦誤為坐矣

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

楊注曰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衍不字夫老者
休息之名言豈更有休息安樂過此者念孫案或說是
不能以撥弓曲矢中

羿蠡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陳云
案中下脫微字撥弓曲矢不能中微與下文辟馬毀輿
不能致遠句法相同儒效篇曰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
至遠一曰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
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王霸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
微則莫若羿蠡門矣欲得善馭及遠致遠則莫若王良

造父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
馭及速致遠者議兵篇曰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
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皆中微與致遠作對文
可證小雅毛傳曰殪壹發而殛言能中微而制大也語
本荀子

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

盧云下足字衍

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

楊注曰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郝云按詭者責也
言扣人冢墓以求利國法必加罪責也漢書趙充國傳

陳湯京房尹賞王莽傳及後漢孟嘗陳重傳注皆以詭為責今人但知詭詐不知詭責楊氏亦習於今而忘於古矣此詭訓詐其義難通

當厚

聖人之生民也皆使當厚楊注曰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念孫案當厚二字不詞楊說非也當厚蓋富厚之誤秦策勢位富厚下文優猶知足正承富厚言之舊本作不知足楊云不字衍

潮陷

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盧云案潮當作淖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為淖又誤為潮

豈鉅知

今俳優侏儒狎徒訾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楊注云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速遽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盧刪速字非各本皆有念孫案豈鉅知者豈知也鉅亦豈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或言豈鉅或言豈遽或言庸詎或言何遽其義一而已矣說見漢書陸賈傳楊讀鉅為遽而云豈速遽知失之

與無益於人

將以為有益於人邪則與無益於人也楊注曰與讀為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論也念孫案楊說

甚迂余謂與讀爲舉舉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舉皆也見左傳宣十七

年注哀六年注言其說皆無益於人也

枯磔
斬斲枯磔楊注曰枯弃世暴屍也磔車裂也又曰周禮以鬮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也或者枯與鬮辜義同歟韓子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疑辜卽枯也念孫案後說是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今世論以爲成俗

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

俗念孫案第四句本作百姓以成俗與上三句對文晉語注曰爲成也廣雅同以成俗卽以爲俗今本成上有爲字乃涉上三爲字而行禮論篇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成上無爲字

成文曲

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念孫案成文曲義不可通曲當爲典字之誤也故楊注云文曲文章也今本注文亦誤作文曲成文典謂作宋子十八篇也見藝文志非十二子篇云終日言成文典是其證

禮論

五味調香

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念孫案香臭也非味也與五味調三字義不相屬下文云椒蘭芬苾所以養鼻是香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爲盃說文盃調味也從皿禾聲今通作和昭二十年左傳日和如羹芻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曰五味調盃所以養口也盃與香字相似故盃誤爲香而楊注不釋盃字則所見本已誤爲香矣說文又曰彌與羹同五味盃羹也博古圖所載商周器皆有盃蓋因其可以盃羹而名之故其

字從皿而以禾爲聲今經傳皆通用和字而盃字遂廢此盃字若不誤爲香則後人亦必改爲和矣

持虎 彌龍

寢兕持虎蛟韞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楊注曰持虎謂以虎皮爲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鏤膺劉氏云畫虎於鈴竿及楯也彌龍彌如字又讀爲弭弭末也謂金飾衡軛之末爲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爲輿倚較盧云案持當爲特字之誤也寢兕特虎謂畫輪爲飾也劉昭注輿服志引古今注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

前寢麋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熊居前寢麋居左
右此謂朱輪每輪畫一虎居前兕麋在兩旁卻後而相
竝故虎稱特左右謂每輪兩旁也寢伏也大國畫特虎
兕麋不寢小國則畫特熊二寢麋無兕天子乘輿蓋畫
二寢兕居輪左右畫特虎居前歟此段若膺說念孫案
向聞盧
校荀子多用段氏之說而盧
校本所引者則唯此一條又云案彌即說文之麋廣
韻引說文云麋乘輿金耳也讀若泚水一讀若月令麋
帥之麋金耳謂車耳即重較也徐廣說為得之念孫案
此亦段
說也今本說文作乘輿金飾馬耳
也經段氏校正說見段氏說文注

道及

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楊注曰道通
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士大夫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
夫適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道作啗司馬貞曰啗音含
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倥謂當是道誤為蹈傳寫
又誤以蹈為啗耳念孫案楊注皆出於小司馬其說道
啗二字皆非也楊以道為
行神亦非道及者覃及也說見史記禮
書

積厚

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盧云大
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念孫案不重者是也上文所

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與此文同一例則積厚二字不當重

不文

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楊注曰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盧云不文大戴禮史記皆作不反觀注意此亦似本作不反文字疑誤

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

念孫案以猶而也

說見釋詞

言至文而有別至察而有說也

史記以有二字皆倒轉誤也楊前說誤解以字後用小

司馬說讀說為悅尤非

足禮

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念孫案足禮謂重禮也不足禮謂輕禮也儒效篇云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樂論篇云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與此言不足禮同反是則足禮矣上文云禮者人道之極也正足禮之謂也楊云足謂無闕失失之

竝行而雜

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竝行而雜念孫案雜讀為集爾雅集會也言文理情用竝行而相會也集雜古字通

月令四方來集呂氏春秋仲秋紀集作雜論衡別通篇集糅非一卽雜糅楊未達假借之旨

人有是

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是謂

禮也念孫案有讀為域孟子公孫丑篇注曰域居也人域

是人居是也故與外是對文商頌元鳥篇奄有九有韓

詩作九域見文選冊魏公九錫文注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

曰有域也漢書律厯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是域

有古通用史記禮書正作人域是索隱域居也

衣衾

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楊注曰衣謂衣衾禮記

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

衾士緇衾也會謂遣車所苞遺奠也盧云正文衣衾案

注當本作衣會元刻於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念孫

案盧說是也正文本作然後皆有衣會多少厚薄之數

衣字統衣楊注本作衣謂衣衾此釋正文衣字禮記所謂君

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

衾也此是楊氏自釋注內衣衾二字會謂遣車所苞遺

奠也此釋正文會字宋本正文會字誤而為衾注文禮記上又

脫一衣字則義不可通而元刻遂妄加刪節矣

天子之屬

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念孫案屬合也下文四屬下字義並同文云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猶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侯章注曰屬會也楊以屬為付託失之

反其平

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引之曰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為本字之誤也本亦始也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本始也晉語注始本根也反其本即復其始復其始謂若無喪時也

卜日 卜宅

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楊注曰月朝月初也月夕月

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引之曰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日今本宅日二字上下互誤耳斷無先卜日後卜宅之理

時舉而代御

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楊注是相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念孫案此時字非謂天時時者更音庚也謂文飾與麤惡聲樂與哭泣恬愉與憂戚皆更舉而代御也方言曰時郭音侍更也古無蒔字故借時為之莊子徐無鬼篇云莖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

時為帝者也

爾雅帝君也

淮南齊俗篇云見雨則裘不用升

堂則裘不御此代為帝者也

帝今本誤作常

說林篇云旱歲之

土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為帝者也

今本脫時字據高注補

太平御

覽器物部十引馮衍詣鄧禹賤云見雨則裘不用上堂

則裘不御此更為適者也

適讀嫡子之嫡廣雅嫡君也

或言時為或

言代為或言更為是時代皆更也

方言更代也說文代更也

故曰時

舉而代御楊說時字之義未了

麤衰

麤衰哭泣憂戚念孫案麤衰本作麤惡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麤惡對文飾哭泣對聲樂憂戚對恬愉

皆見上文麤惡二字所包者廣不止麤衰一事不得改麤惡為麤衰也下注云立麤衰以為居喪之飾則楊所見本已誤

婉澤

故說豫婉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念孫案婉讀若問婉澤謂顏色潤澤也說豫與憂戚對文婉澤與萃惡對文故曰是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內則免藁鄭注免新生者藁乾也釋文免音問婉免古字通內則以免對藁猶此文之以婉澤對惡萃也楊云婉嬌也音晚則讀為婉婉之婉分婉澤為二義且與

萃惡不對矣

酒漿

芻豢稻粱酒醴飭饗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會飲者也念孫案酒漿當爲水漿芻豢稻粱酒醴魚肉吉事之飲會也飭饗菽藿水漿凶事之飲會也今本水漿作酒漿則旣與凶事不合又與上文酒醴相複矣此酒字卽涉上酒醴而誤

卑統

卑統黼黻文織楊注曰卑統與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念孫案富國篇曰天子袞褙衣冕諸侯元褙衣冕大

夫裨冕士皮弁大略篇曰天子山冕諸侯元冠大夫裨冕士韋弁其制上下不同此不當獨舉裨冕言之楊以卑統爲裨冕未是也卑統疑當爲輿統輿卽今弁字也弁統黼黻文織皆二字平列且弁統二字兼上下而言此篇曰弁統黼黻文織君道篇曰冠弁衣裳黼黻文章曾子問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禮運曰冕弁兵革昭元年左傳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九年傳曰猶衣服之有冠冕宣元年公羊傳曰已練可以弁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或言弁冕或言冕弁或言冠冕或言冠弁皆二字平列且兼上下而言故知卑統爲

輿統之誤說文覓冕也籀文作輿或作弁今經傳皆作
弁而覓輿弁三字遂廢此輿字若不誤爲輿則後人亦
必改爲弁矣

說褻衣

楊注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鄭云褻衣非上服
陳之將以斂也盧云正文說字疑當是說

不成內

薄器不成內楊注曰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
形內不可用也內或爲用禮記曰竹不成用鄭云成善
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滕也念孫案作用者是內即用

之譌注前說非

金革

金革轡鞞而不入念孫案金革即小雅蓼蕭所謂鞞革

也說文鞞作鞞云轡首銅也從金攸聲石鼓文及寅盥

鼎作攸勒伯姬鼎作攸勒爾雅曰轡首謂之革故曰金革

鞞鞞楊以金爲和轡失之又曰革車鞞也宋本鞞譌作

鞞今本譌作鞞盧又改鞞爲鞞皆與金革無涉

無桴

無桴絲蒿縷翬其類以象菲帷幃尉也楊注曰無讀爲
幃幃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幃用斂衾夷衾是也

念孫案幠者，柶車上覆，卽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黼荒，素錦褚加僞荒。鄭注曰：荒，蒙也。鄭風君子偕老傳曰：蒙，覆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柶也。僞，當爲帷，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鄭注：荒，幠一聲之轉，皆謂覆也。故柶車上覆謂之荒，亦謂之幠。幠卽素錦褚之褚，幠、幠皆所以飾棺。幠在上，象幕幠在下，象幄。故曰：其象非帷幠尉也。周官縫人掌縫棺飾，鄭注曰：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若斂衾夷衾，非所以飾棺，不得言象。非帷幠尉矣。詩公劉傳曰：荒，大也。閔宮傳曰：荒，有也。爾雅曰：幠，大也有也。是幠與荒同義。幠

從無聲，荒從亢聲。荒從亾聲。荒之轉爲幠，猶亾之轉爲無。故詩遂荒大東，爾雅注引作遂幠。大東禮記毋幠毋敖，大戴作無荒無傲矣。

謂之墨

刻歿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歿謂之惑。殺生而送歿謂之賊。楊注曰：墨，墨子之法。念孫案：墨與惑賊對文，則墨非墨子之謂。上文云：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歿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楊注：瘠，薄也。此云：刻歿而附生謂之墨。樂論云：亂世之徵，其養生無度，其送歿瘠。墨又以瘠墨連文，則墨非墨子明矣。

父能生之不能養之

楊注曰養或為會念孫案作會者是也下文母能會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會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兩會字並承此會字而言

志意思慕之情 志意之情者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念孫案情與志意義相近可言思慕之情不可言志意思慕之情當為積字之誤也儒效篇師法者所得乎情楊注或曰情當為積志意思慕積於中而外見於祭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積也下文哂僂注云氣不舒憤鬱之貌正所謂志意之積也又下文則其於志意之情

者惻然不嘆情亦當為積言志意之積於中者不慊也楊云忠臣孝子之情悵然不足則所見本已誤

箭簡象

故鐘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酌桓箭簡象楊注曰箭音朔賈逵曰舞曲名左傳襄二十八年見舞象簡南籥者注簡未詳念孫案箭象即左傳之象箭也自鐘鼓管磬以下皆四字為句則箭象之間不當有簡字疑即箭字之誤而衍者

脩塗

齋戒脩塗楊注曰脩塗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念孫案塗讀為除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

志八之六
鄭注曰脩除芟埽之脩除二字專指廟中而言作塗者借字耳非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

樂論

不認

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認盧云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作認乃認之訛莊子人間世篇氣息沛然向本作諛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此二字形近易訛也

美善相樂

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

易俗天下皆甯美善相樂

宋本如是

盧從元刻改美善相樂

爲莫善於樂念孫案元刻以上文言移風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爲莫善於樂也不知美善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脩行成是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讀喜樂之樂下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爲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尚成文理乎仍當依宋本作美善相樂爲是

簫和

聲樂之象鼓大麗宋本大鐘統寶磬廉制竽笙簫和箎
作天簫發猛填箎翁博引之曰竽笙簫和簫當為簫言竽笙
 之聲既肅且和也漢書劉向傳曰雜遝眾賢罔不肅和
 是也竽笙肅和箎簫發猛填箎翁博三句相對為文今
 本肅作簫者因與竽笙二字相連而誤加竹耳又下文
 云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箎簫似星辰日月今本
 竽笙下有簫和二字亦因上文而行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盧云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為孔子之言句首孔子曰三

字似當有

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 終於沃者

盧云元刻而下有降字下文終於沃者元刻沃下有洗
 字皆與禮記同念孫案元刻是下文焉知其能弟長而
 無遺也焉字下屬為句
說見劉氏
 經傳小記

荀子第六

何子樂六

若其

若其

本酒而對錄之其錄矣

若其

